

# 另一個安排

當我被告知得癌症時，心中充滿恐懼和憤怒。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厄運臨到我.....



鄧福真和其夫婿梁基明  
來自台灣，  
現居美國德州休士頓，  
育有一女一子。

中國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神召喚人的方式也可以說是千方百計，各有不同。

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過去兩年裏神如何帶領我成爲一個重生的基督徒，又怎樣帶領我和我的家人一步步走過一段艱難的道路。

我是在大學時開始接觸信仰的，那時因受一位法國神父的感動，開始參加天主教社團。因爲很喜歡當時的氣氛，不知不覺中也就領洗成爲基督徒。我那時雖然口中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心裏並沒有百分之百的相信。尤其有兩點，最令我無法信服：第一是原罪的問題，第二個就是神蹟的問題。聖經新約記載了許多神蹟，馬太福音十四章說耶穌用五個餅和兩條魚餵飽了五千人，我心裏總想這不是真的。

大學畢業後，來美國留學，開始在名與利上打轉。上教堂的次數就越來越少，和神的關係也越來越遠。我把信仰當作是退休以後的事。2002年是我人生中一個大的轉捩點。

2002年四月底，經過十二年在事業上的努力，我終於迎來了盼望已久的巨大收穫。一天我所在的學院院長把我叫到辦公室。第一句話就說：「我今天要讓你變得很老，因爲我印象中的正教授都很老，而你那麼年輕...恭喜你，你的升級申請被批准！」回到系裏，系主任告訴我，我可能是我們學校第一位作正教授的亞裔女性。當時我的感覺除了欣喜就是非常的驕傲、自負。我心想只要自己努力，沒有什麼事是我作不到的，我把自己當「神」了。

可是神對我另有一個計劃。就在我還沒來得及好好享受「正教授」這個新頭銜的時候，我的身體開始感到不適。九月二十三日，神讓我有了另一個頭銜—癌症病人！我升正教授後的第一年是在 M.D. Anderson 的癌症中心及家裏度過的。

當我被告知得癌症時，心中充滿恐懼和憤怒。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厄運臨到我，我雖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卻一直奉公守法，努力扮演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色。神為什麼以這種方式懲罰我和我的家人？當時我真的無法體會神的用意何在。

經過幾天的檢查，醫生確定癌細胞已擴散到腋下淋巴，並且這種癌還是比較惡性的。醫生告訴我要先做化療，以防止擴散。我問醫生：「我的存活機率是多少？」醫生沒有回答，只給了我一份圖表，上面描述着根據腫瘤的大小及擴散程度，病人十年內的存活率。醫生用筆圈選了其中一項，指標符合我的情況的——存活率低於 50%！



鄧福真及其子梁威廉

接著醫生讓我從兩種化療方式中選擇一種：一個是傳統的，一個是用新藥。我當時傻眼了，這事關乎我的命，可我一點醫學常識都沒有，我怎麼辦哪？當時在場的除了醫生，還有我的先生、三姐和一位朋友，沒有人能為我做決定。所以我問醫生：「新藥是不是更有效？」醫生說他們不知道，我又問：「病人中有多少用過這種葯，成效如何？」醫生說我是他的第三個適合參加這實驗的病人。第一位化療後，癌細胞沒有了。第二位開刀后，癌細胞還有，所以我的機率是一半一半。聽完後心裏是冷的！MD Anderson 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癌症中心嗎？為什麼連這麼一個四公分的腫瘤都無法控制？這時我開始有點體會神的用意了——神要打開我的結。

回想以前我是一個多麼自負的人，不太懂得感恩，區區一個鄉下長大的孩子，能赴美國留學，在九十年代初，經濟很不景氣的時候，一畢業就找到工作。同學們都說我很幸運，可當時覺得一切都是我努力得來的。如果真要感謝，大概就是我的家人了。之後，我變得非常自傲貪婪，總是要更多。上教堂的次數也越來越少。其實這些就是我的罪。我是搞社會學的，世界上很多的社會問題幾乎都無法解決，很多都是人的罪引起的。

至於神蹟，神的作工更是奇妙了。得了癌症以後，親朋好友寄來好多有關如何抗癌的書，林林總總不下五十本。剛開始我很努力看，可是到最後只有聖經是從頭到尾都在我床邊。治療期間是我一生讀聖經最多、最認真的一段時間。記得化療期間，因為不知藥效如何，加上一些副作用，心情常常很憂慮。後來我學會從聖經中找答案，或是靜坐默禱。化療是三個星期做一次，一般作化療到最後，病人的身體都會受不了。化療過程中，好的壞的細胞一起殺。我那時常用馬太福音來勉勵自己：「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6：34）。」作化療時頭髮掉了，人也變得很醜，這些外在的變化不能使我煩惱，因為

聖經說：「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着憑眼見。」（哥林多後書 5：7）

治療期間我向學校請假一年，前半年我用自己累積幾年的假期，所以學校繼續付我薪水。當我自己的假期用完，學校本來答應仍繼續支持我，可是十二月底學校通知我去申請長期殘障保險。申請下來後，學校馬上通知停止我的薪水，連醫療保險月費中州政府補助的部分也即刻停止。就在同一個星期，我先生也被公司解雇。我個性好強，一向不太向人求情。這時也爲了家人，拿起電話請求學校通融一下，可否繼續付我的醫療保險。學校的回答是「不行！」放下電話，我心情跌到谷底。感覺自己像個死刑犯等待上刑場一樣。我說：「神啊，你讓我們這路怎麼走下去呢？」我拿起鋸子，到後院砍樹，因爲這是我唯一能掌控的了。



作者鄧福真、其夫婿梁基明、女兒梁子安與兒子梁威廉

不過這次的心情與得知患癌時的心情相比，沒有什麼恐懼、憂慮。記得那時常常這樣禱告：「神啊！我知道你對我早有安排，而這安排是我目前無法理解的，但我現在真的很擔心我們家的未來，我祈求您憐憫我的家人。」晚上小孩子禱告，除了祈求我的化療有效以外，也祈求爸爸能找到事。就這樣，我在憂慮，祈求和盼望中順利做完了八次化療。四月四日開刀，一個禮拜后，也就是在復活節那天，醫生告訴我化療有效。組織分析找不到癌細胞！放下電話，我雙膝跪下說：「主啊，感謝你，在人是不可能，在神是可能的！」事後我問醫生：「到目前爲止在所有參與這個實驗的病人中，有多少像我這樣？」醫生說好像比例很低，大約 17%。這次開刀的傷口比生老二時的剖腹產還長，但說也奇怪——一點也不痛。第二天就出院回家，恢復得很好，連醫生都誇我是模範生，我想這是神的傑作。五月底開始作六個禮拜的放射治療，一切都很順利。八月底我回學校上課了。

就在此時，我也慢慢地體會了神的用心。

記得我先生失業時，我們很擔心家裏的財務狀況。當時我家是：有工作的人生病無法上班，身體健康的人因沒有工作無法上班。這樣子下去會坐吃山空的！我試着平靜自己的心情，然後和我先生清查我們的存款和財務狀況。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報稅，結果竟然退了七千元！然後我向人壽保險公司查詢我每個月能領多少錢，回答是 60% 的薪水，而且不扣稅。先生被解雇時，公司付六個月的遣散費，還有失業救濟金。八月底開學回學校上班後，學校通知我，查賬發現，他們少付了我七千元左右的薪水。十二月底，我先生也找到了工作。這讓我想到人們常說的「神給我們關上一道門，就會打開另一道門。」這樣東添西湊加上親友的幫助，過去兩年，我們不但沒有挨凍受餓，反而有剩餘！今年八月，這些剩餘正好付清我們的房子貸款。

此時我了解到神在打開我的另一個結—要我親身體驗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記得當我把最後一張支票寄出去的時候，我向神說：「主啊！這次我是百分之百地信服了！」治療期間，一向心疼我的大姊有一次對我說：「人生的道路是自己要走的，不管你有沒有一個好的伴侶。」過去兩年的經驗告訴我，如果你心中有神，人生的旅途，即使走過死蔭幽谷，也不會那麼孤獨無助。正如詩篇二十三篇：五至六節寫的：「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的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衷心地感謝神帶領我和家人走過死蔭幽谷，且讓我們嘗到什麼是「福杯滿溢」的滋味！

---

#### [新文章通知登記](#)

© 版權所有：美國德州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HCC 2004.

歡迎轉載。請註明：轉載自美國德州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ww.whcchome.org](http://www.whcchome.org)

並電郵轉載請求到：[WHCCSweetSpring@hotmail.com](mailto:WHCCSweetSpring@hotmail.com)